郑重声明

本部小说纯属虚构，与现实中的具体人、具体事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

本部小说是由阿门策划的“新西部小说”第一部，敬请认准阿门牌标识，并继续关注“新西部小说”。

——编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　卷

1988 年 7 月 12 日

1

我醒了。我没有睁眼但我确实醒了。我拥被而睡，侧着身，面朝墙，一次又一次，企图把裸露在被子外面的那条腿缩回被窝。但这显然是徒劳。我只感到自己的脚仿佛被某种铁钩钩住了，而那个铁钩就像弹簧一样富有弹性和韧性。

燕子坐在床沿，时不时把她的脸贴近我的耳朵。我听到她那忽粗忽细的呼吸。她嘴里呼出的气息，还带有隐隐的蒜味，令我难以忍受。昨晚，确实是我邀请她上床的，但她嘴里浓郁的蒜味，立刻让我感到昏晕。我有一种置身于大蒜市场的感觉，整个空气弥漫的除了蒜味还是蒜味。我说算了吧。说话间就把抹到膝盖下面的裤子又往膝盖上面提。燕子并非那种说算了就能算了的人，她把手里的那个烤红薯往床上一扔，一把撕扯住我的裤子，以至于把内裤的松紧带都拽断了。然后，她手捂住脸哽哽咽咽地哭，那哭声无论如何令我想到一个毫无音乐细胞的人在拉二胡。

我说你知道要到我这里来，干吗还要吃蒜？

燕子说吃蒜是为了消毒。

我说我还有毒吗？

燕子又是一阵长长短短的二胡声。她说谁说你有毒？我是怕我中毒。我要吻你，我怕你身上的脏东西吃进嘴里咽进肚里害得我肚子疼。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肚子疼。

燕子果然爬在我的身上把我吻了个体无完肤。我感到我的每

个毛孔都充满着蒜味。或者我已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蒜瓣。我很厌恶自己此时的躯体。我脑子里涌动的念头就是快快洗澡，把自己扔进一堆雪白的肥皂泡沫中。

燕子的阴谋成功了。与其说是我邀请了她，毋宁说是她逼迫了我。她在我的眼里越来越像一个陷阱。她那双涂着黑圈的眼睛，就像两丸时刻准备燃烧的煤炭。她那向日葵一样扁而圆的头颅，总是抬起望天，仿佛永远在算计着什么。我拨通了她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端明白无误地鸣响着她格格的笑声，但她抓起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立即像收音机调了频率似的，换成沙哑不堪的哭腔。她说她很悲伤，原因是明天，确实是明天，她就要和石永宁订婚了。她说石永宁是个火坑，她也准备跳了。她还问我为什么见死不救，问我的心是石头还是木头。我怔在电话这端。尽管我对这一天的到来早已有思想准备，甚至还有某种按捺不住的渴盼，但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却感到突兀，感到有点像没有听到地震预报却地动山摇得一塌糊涂。我把电话挂断了。我宛若喝了一瓶白酒，那酒仿佛没沉入我的肠胃，却蓄积在我的脑壳内。我摇摇晃晃地往回走，脸上烧辣辣的。

坐在桌前，翻开一本书，企图用它来驱散脑壳里的酒气。但一个字也吸不到眼里去。那些蠕动的字，个个都像黑色的虫子，令我感到恶心。是的，我确实感到了恶心。一想到石永宁那张像尿布一样的脸，和他动辄挥起衣袖擦鼻涕的动作，我不恶心由不了自己。石永宁被燕子领进我房间，两句话还没说完，就和我比赛起了父亲。他先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修理地救的。他就咧着嘴笑，嘻嘻嘻，嘿嘿嘿，口水在嘴里泛溢出来，黄黄的牙齿上粘连的那片绿菜叶十分耀眼，脸上一团团的灰癣就像一块块的锅巴。我并没有询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但他却反反复复地说：我父亲是修理人的！他还说他很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往法庭上一坐，威风凛凛，简直像一群羊羔面前蹲坐的老虎，吼一声，就会把那些羊啊、猪啊吓得蜕一层皮呢。他还说不少人晚上

往他家跑，拎烟拎酒的，还有送红包的，还有下跪的。他的家里简直成了百货商店，拿罐头蛋糕喂狗呢。有一回，他父亲喝醉了，他家的狗也喝醉了；他父亲抽了一个胡搅蛮缠的律师一个耳光，那狗也把律师的脚后跟咬了一个血洞……石永宁一边说，一边拿个别针在牙缝里戳，涎水丝丝牵牵地往下流。他从牙齿间不停地掏出一疙瘩一疙瘩碎肉，举在手里辨析半天，然后说出肉的品种来：或者是狗肉，或者是驴鞭，或者是骆驼的耳朵，或者是乌龟的爪子。他啧啧赞叹着，说他很喜欢法院的工作。我问喜欢什么？他眼瞪得像两个十五瓦的红灯泡，说能吃美呀！吃都吃不过来，今日这个请明日那个请，真真正正能把人吃得撑死。他举出他父亲的例子，说父亲三年前体重才六十三点五公斤，肚子凹陷得像个战壕，可现在呢，体重已迅猛发展为九十七点五公斤，肚子鼓得像一座秦始皇的陵墓，脸似气球，腿若椽条，手如面包，屁股像一麻袋棉花。哪里像我，瘦得像一只长腿蚊子！他斜睨着我，又说人活着图个啥，不就图个吃么？人吃死不冤枉，饿死才叫冤枉呢。

他又说，他现在在法院办公室当主任，圆圆的印章就掌握在他手里。印章是啥？就是权。他高兴给谁盖几下就盖几下，他不高兴了，谁想盖也不行。有人找他盖章，神态像被尿憋急了似的，浑身颤抖额头冒汗，把烟一根一根往他面前放。他难道就看上你那几根烟，他水平再低也不至于低到能被几根烟打动的地步。他对那些人说，先烧香去！那些人里有笨人也有聪明人。聪明人像电灯，一拉开关灯就亮，他们要么请他下酒馆，要么往他抽屉里塞票子。他喝得迷迷糊糊，就把章子交给他们盖，他们想盖多少都可以，只要不往女人的两腿间盖就行。可那些笨人呢，就像拿火点不着的湿柴，划一根火柴又划一根火柴，他们死气沉沉连烟也不冒几丝，真真正正木头疙瘩得要命。你给他说烧香去，他们竟说没有爷像。他们真正瞎了眼，真正瞎了眼！爷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认得爷，真正瞎了那两只贼窟窿！他们长双眼睛难道是

出气用的？

石永宁说话间，猛烈地咳嗽几声，把一口灰痰吐在地上，用鞋底蹭了。他手握成筒管状，把嘴对住我的耳孔，悄声说，他在手纸上也盖了印章呢，那样，连蹲茅坑也有一种光荣感和威严感；他说他这样做是学自己父亲的，他父亲自从用了盖有印章的手纸，一步一个台阶，很快就从办公室主任升成了副院长，又从副院长升成了正院长。接着，他大声说，他自己当院长也为期不远了，因为他父亲已五十六岁，再有四年就退休，退休时不把院长的位子让给他还能让给别人？

石永宁抓起我的手，握了又握，一脸的笑容像一丛衰败的枯菊。他说他这个人挺义气挺大方，为朋友办事历来不计报酬，做过的好事并不比雷锋少多少。他说我若需要他盖个章，看在燕子的脸上，他绝对会慷慷慨慨的，也绝对不会收取我芝麻大的好处的。不过，我若能挥舞我的笔杆子，给他和他父亲共同写一篇吹捧文章，拿到市报上去发表，那么，我想盖多少章就盖多少章。法院的印章可不比一般单位的印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拿上它搞诈骗都容易得手，去路边的小餐馆嫖女人，那些女人连你的钱都不敢收……

石永宁说这些的时候，燕子的脸上自始至终像一个戏台。她在嗑瓜子。桌子上已有了一堆瓜子皮。有些瓜子皮散落到地上，有些瓜子皮从她的嘴里飞扬出来，粘在墙上或书上。在石永宁喋喋不休的当儿，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手背有一星冰凉。仔细看，才看出是个瓜子皮儿。不过，这个瓜子皮与众不同，它上面仿佛粘着血。我问燕子是不是牙根出血了，燕子格格格地笑，像谁用手抓挠她的胳肢窝似的。她指着我的鼻尖说我是个土包子，连血和口红也分不清。她说着说着，脸就沉下来，肌肉堆积在两腮，仿佛口里含着两颗核桃。她说我从来都未仔细瞧过她，对她的变化视而不见，简直令她怒火中烧。她说她过去来我这儿的时候，风格总是千变万化的，从来都没有重复过，可我总是麻木不仁，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丁点儿的反应；她说她受不了我啦，因为我不会恭维和赞美她。不会恭维女人的男人不是好男人，不会赞美女人的男人简直就不是男人。为了讨得我的欢心，她时而把头发盘在头顶，时而披头散发；时而把头发挽成两个发包，像顶在头顶上的两个洋葱；时而把头发捆扎在一起，像一束蒜苗或一束韭菜。她的衣服也穿得五花八门，时而纯白，时而墨黑；时而长袍拂地，时而超短得遮不住羞丑。有一天，她故意把袜子穿成一黄一红，希望我能惊讶一番，责备一番。她故意把鞋脱掉，让我看她脚心的鸡眼，抬起左脚又抬起右脚，而我除了一个接一个地打呵欠，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因此，她说我是个木乃伊——她翻动着我正看的那本书，偶尔发现了这个陌生的词语，便询问是什么意思，我刚给她讲完，她就给我用上了，说我就是具木乃伊——还说她对我很绝望，说我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她的话无疑提醒了我。如果我是一口生锈的钟，她的话就是一把坚硬的铁锤。我耳朵里嗡嗡地响着。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三天两头地来我房间，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我看她。她拥有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心态。她好不容易找到我这么一个观众，谁料到我这个观众却是一具木乃伊——连木乃伊也不如。木乃伊至少不会既打呵欠又打盹。

因而，她弃我而去。具体说，当她与石永宁胳膊挽着胳膊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却没有了往日见她时那种按捺不住的睡意。我像冬天的一座荒坟那般冷静，我像夏日闷热的空气里飞翔的苍蝇那样精力充沛。我倒了茶，买了瓜子，然后请他们坐下。石永宁坐下了。他背靠书架坐着，临入座，还从我的床上拎起枕头，垫在那把咯吱摇晃的木椅上，说软沙发坐习惯了，已不能忍受木板椅的僵硬；说软沙发坐得他都得了痔疮，何况木板椅呢。他说着，就解开上衣的钮扣，裸露着滚圆的白肚皮，肚脐眼像一个幽深的隧洞，周围杂草丛生。

燕子没有坐。她嗑着瓜子，时不时在我和石永宁相对而坐的

空隙中飘来飘去。我想，我也该认认真真地看看她了，再不仔细看她，她若不再与我来往，我想给自己留一份有关她相貌特征的回忆也困难了。有时候，她刚离开我的房间，我像一张煎饼似地瘫在床上，睡不着，就想想象一下她的外貌特征——因为段炜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她的长相对不起观众——但她在我的记忆里却一片模糊，除了脖子上的那颗黑痣和那个翘出唇外的虎牙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外，我再也想不起她的身上还长着什么。

燕子今日确实是经过刻意修饰和打扮的，她使我想起了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门面。她的脖子上挂着金黄色的项链，耳朵上坠着两个手镯似的耳环，穿一身镶着金边的绿绒旗袍；白色高跟鞋的跟尤其高，像两节五号电池粘连在后跟上；她脖子上的黑痣被涂抹成红色，不过，那颗虎牙还依然如故地翘出嘴外——燕子和石永宁走后，我宛若温习功课一样努力地想象着她的模样。但我很快发现，她残留在我脑子里的除了佩饰物，就是黑痣和虎牙了。我回忆她的时候感到鼻孔发痒，接着便打了两个喷嚏，这时我才闻到房间里滞留的脂粉的香味。至于燕子把脂粉粉刷在什么地方，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但我很不习惯这种气味，我站起身来，推开窗户，拿张报纸把这种气味往窗外扇。但我很快明白我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扇动，因为我发现李书斋正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步。李书斋若闻到这种气味打了喷嚏，那可不是白打的。纵使我赔他一脸的笑容并说一千个对不起一万个很抱歉都无济于事。那犹如森林着了火，靠一泡尿是浇不灭的。他准会气势汹汹地踹开我的门，像炮弹一样地朝我轰炸。弄不好，他会把我告到校长那儿去——这并非我的臆想，有事实已摆在了前面：他的邻居，也是我的邻居杨北斗夜深人静时和几个男生喝酒，几个男生喝得头颅发烧，便把一瓶酒摔碎在地上，酒气通过老鼠洞飘到他房间去了，他怒不可遏，把已脱得精光的杨北斗从被窝里揪了出来，一顿臭骂之后，拧着他的耳朵去找校长，说他以县政协副主席的名义，要求校方给予杨北斗以严厉处分；他还说，杨北斗爱放屁，

声音很响亮，令他不堪忍受。他本身就患有神经衰弱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聆听了杨北斗的屁，更睡不着。李书斋说他上私塾时老师反复教导有屁不能放，放了有失体面和尊严；有位学生不小心放了，结果被老师拿板子打烂了屁股；老师为惩罚他，给他肛门里塞了一个爆竹。他说他最欣赏的一句诗就是毛主席的“不须放屁”；毛主席是谁？是伟大导师和领袖！他的教导能不听吗？因而，李书斋说，杨北斗放屁的问题可不像放屁那么简单，它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2

我的腿仿佛还是被某种铁钩钩住，我想把它收回被窝看来是枉费心机。燕子把我的腿放在她的腿上，用胳肘拐压着，然后用另一只手反反复复地抚摩它。于是，我感到我的腿上时而蠕动着一只毛毛虫，时而像铁刷子在刷扫。

我依旧面墙睡着，没有睁眼。我并没有再看燕子一眼的意思。我希望她趁着浓浓的夜色赶快溜掉，这样，我还可以再睡一会儿，然后起床，然后打点行李。我再也不需要清扫房间抹洗桌椅了，因为这个房间再有数小时，就要换另外的主人了。昨天我将钥匙交给了总务处，他们一定把它转交到了那个新分来的大学生手里。那个戴眼镜的家伙，神情傲慢，眼含讥讽，他大概在心里早诅咒我了，恨不得立刻让我滚蛋。他的心情和我刚来这个学校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误以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殊不知我们都是一些房客，租住着人家的屋子，房主一变脸，我们就得滚蛋。我刚搬进这里时，把房间布置得像一个画廊。墙上贴满了诸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和梵高的《播种者》之类的世界名画。当然，临床的地方，免不了贴上影星坦胸露脯的剧照。我想，白天我可以很高雅，与人谈论康德和叔本华；夜晚就没必要正儿八经，我完全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从枕下拽出弗洛伊德来读。弗洛伊德是个坏老头，他使我沾染上手淫的毛病。我怀疑他是个同性恋者，不然，他哪里得来这么多性变态的体验和感悟？我承认我在被窝里很庸俗，甚至可以称得上俗不可耐。但我也有自我解脱的办法，因为我发现，许多故作伟大的人物都有私生子。我们学校的老韩，五十七八岁了，整日衣冠楚楚，风纪扣像永不打开的铁锁，表情庄重肃穆得宛若线装古书的封面。老韩是数学老师，但讲课却常常跑题，从三角函数不知不觉地就跑到三角裤衩上去了，从勾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理又很容易联系到人的屁股。方程式解了一半，他就仿佛将它遗忘了，而是讲起了做人的大道理。他忠告那些骚动不安的男男女女要划清界线，各人坚守各人的阵地，决不能做出那种愧对祖国和人民的事情。他说自己最厌恶的人是西门庆和潘金莲，最厌恶的一本书是《金瓶梅》。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总是淤积着白沫，像雪白的棉絮。

然而，有学生告诉我，他要到派出所告老韩的状，原因是老韩对女生有不轨举动。说这话的学生叫王文理，长得肥头大耳，满头卷发，是学校运动会上的铅球冠军。别看他一脸的憨气，但却心明眼亮，观察事物精细得如丝如缕。他说，每到做课间操的当儿，老韩总要背着手在女生中间穿梭，而他的裤裆总是挺得像一把伞。他习惯于给几位长相漂亮的女生纠正做操的姿势，不是拍拍这个的臀部，就是拽拽那个的乳房，甚或捏弄捏弄另一个的大腿。他的眼睛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嘴角的涎水丝丝牵牵。王文理说他看不惯老韩。他说他要告老韩，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公安局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王副局长。

果然，老韩被派出所传讯了。派出所调查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老韩带的班里，有两个女生刮过宫，另一个女生不想忍受刮宫的疼痛，因而肚子已微微拱起来了。老韩已把这个腆着肚子的女生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媳妇；再等三两个月，女生就领到毕业证了；毕业证一到手，立刻就和他儿子去领结婚证。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透过静静的树叶，给教室的白墙上筛下黄黄的斑点。树上有几只知了在鸣叫，歇斯底里的。学生们坐在教室里等老韩上课，等到下课铃声响起，也未见到老韩那张经典般的面孔从门里闪现。老韩怎么了？是病了还是被公安局铐走了？大家叽叽喳喳了一节课，也未解开老韩这道方程。解方程是老韩的拿手好戏，可老韩却不见了，他是否又在床上给某位女生辅导功课？是否又把某位女生变成了自己天天演练的方程？中午开饭时，一切都明白了：老韩自杀了！老韩卧轨自杀的消息很快

传遍校园的角角落落。我端着买好的饭菜往回走，走不了三步，便要被一个人拦住传达老韩自杀的消息。他们都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城堡里，因而，个个脸上闪烁着神秘，又透露着一种难以按捺的欣喜和兴奋，神情涂抹着节日的色彩。

我想，我也应该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李书斋。李书斋尽管对杨北斗的响声和气味极其敏感，但对别的事情的反应却颇为迟钝。他长耳朵的目的仿佛是专为倾听杨北斗的。比如三年前，学校里换校长，闹得硝烟弥漫，由冯校长换成了刘校长，他竟然一点儿不知道。他见了刘校长还一个劲儿地喊“土改”，刘校长嘴拧得像田螺，根本不理睬他。六月过后，他如梦初醒，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向刘土改校长道歉，怀里揣着一个自己种植的南瓜；醒来的第二件事就是跑来诘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重大的消息告诉他，以至于让他糊里糊涂地犯错误！他满脸乌云翻滚，口里火雾冲天，说我太自私了，太爱嫉妒人了，怕他成为新任校长的红人而守口如瓶。不过他又说，刘校长没当几天就变脸，原来见了他甜蜜蜜地笑，脸像一朵迎春花；可现在呢，脸像一块生锈的铁板，生锈的铁板也比他的脸有光泽。别翘尾巴！他说：再翘也是个副科级，而我是正儿八经的县团级！但当我推开房门时，却发现李书斋早已在我房间里。他弯着腰，头伸进我床下，手在我那卷脏衣服里翻腾。他听到了门响，慌忙站起身来。由于站得太猛，脑勺在床沿磕了一下，眼镜掉落在地。戴好眼镜，便直直地栽立着，只是两手不停地甩着，仿佛手上粘着某种污秽。他脸上呈现出红薯的颜色，冲着我尴尬地笑笑，便说他在等我，等我是为了告诉我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即一个特号流氓自杀了，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终于现出了原形。他说他很高兴，这样的人死得越多越好；他们全部死光，这世界就干净了。他今天特意深呼吸了几下，感到空气里的病菌都少多了；不过，老韩还有羞耻心，他和女学生睡了觉还会主动去死；可是有些人——他努努嘴，显然指的是杨北斗——简直是厚颜无耻，根本就不知道该向老韩学习，卧轨或者上

吊。老韩睡的是女生，可有些人睡的却是男生！睡男生要比睡女生性质严重得多！李书斋边呸呸地唾着，边背着手在房间里踱起步，额上的青筋宛若露出地面的树根。然后他责备起中国的法律来，说法律的捉襟见肘是显而易见的，法律只管男女间的事情，却对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乱伦闭目塞听。这叫什么法律？这叫狗屁！李书斋吼了一通，然后说他要把杨北斗的问题向各级领导反映，他就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会拿他杨北斗没办法。

每一次李书斋对我说话，我都必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懵然无知的学生，面含微笑，洗耳恭听，并毫不间歇地点头说“是”。但今天我破了例，因为我在吃饭。馒头和炒菜早已冰凉，我操起了筷子，吃几口看他几眼。我无法掩饰自己对他的厌恶。我觉得应酬他并不比应酬燕子轻松多少。李书斋说到高峰处，偶尔一扭头，却发现我并没有以向日葵面向太阳的姿势面向他，不禁恼怒起来。他疑心我在他把头伸进我床下这一问题上犯了病，因而收敛了对杨北斗的唾骂，话语转向了对我的解释，说他进了我门，听见床下有响动，便把头伸进床下看，果然见一只肥硕的老鼠在咀嚼我的裤头。那个老鼠他认识，是杨北斗房间的，看起来和杨北斗一样的贼眉贼眼，也和杨北斗一样有流氓意识，甚至将要和杨北斗一样得爱滋病的。杨北斗害了人还不够，还要唆使他房间的老鼠出来害人……他说着说着，见我反应不大，脸不禁憋得红涨起来，口里像蒸汽机车头的烟囱，呼呼地喘着粗气。他把自己身上的所有口袋都掏出来让我看，以此证明他并未偷我任何东西。我停止了吃饭，慌忙向他表白我脑子里并没有怀疑他偷窃的一丝闪念。他不相信。他说我就是怀疑他了。我说没有，确实没有。他说有有有。我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他依然如故地说有有有。我辩不过他，只好说，有没有我心里最清楚。他也说，是的，你心里最清楚。说话间，他像一股旋风旋出门去，一会儿，又如一股旋风扑门而入。他朝我直直站立着，举起一本刚刚取来的毛主席的红宝书，说要给我起誓。他的脸跟红宝书是一样的颜色。他先背诵

了一段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指示，把“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重复了五遍，然后说他若有偷窃我的意思，他就是驴日马下的；他若偷了我一针一线，就让雷电把他的脑袋劈成八瓣。起誓完毕，他自己抽了自己三个耳光，然后问我这下是不是该满足了，是不是该放心了？

我手足无措，只有呆呆地观赏他的表演。他出去后，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不料，这口气却被他听见了。他又转身进来，诘问我这口气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他说有有有。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说着，我撕了一片报纸，谎称自己忍不住了，必须迅速地去厕所解决问题。我在厕所里蹲了足足半个小时不敢出来，因为我知道李书斋就在厕所门外来回踱步。我听到他的咳嗽声，也听到他对每一个入厕或出厕的人都要喋喋不休一番，说他是县政协副主席，正儿八经的县团级。

3

我终于把自己的腿收回被窝，这条腿终于与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团圆了。但燕子很不高兴，抱怨我的腿太枯皱，没一点弹性，且腿上的黑毛太少，缺乏性感。我佯装睡着了，故意拖着忽长忽短的鼾声。燕子只管自己说自己的，并没有追究我是否在倾听。她建议我喝些壮阳的激素药，那样，我不但会胖起来，而且腿上的黑毛会茁壮成黑楂楂的灌木丛的。她说石永宁就这么做的。她还说，石永宁比我强多了，他的家伙才叫家伙。

我忍不住了，问："你怎么知道的？"

燕子说话就像燕子叽喳，她舌头仿佛被锯短了似的，浅声浅气地说：他的什么我不知道呢？他腋窝里有多少根毛我也清清楚楚。她的语调明显地带有某种自豪和炫耀。

我说，你昨天晚上还告诉我你是处女！

燕子格格地笑，说，处女不处女还不是一回事儿？就像头锅饺子和二锅饺子吃起来还不是一个味道？再说，咱俩接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向你暗示过多少次你都没有反应，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你不是男人而我还是个女人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女人晚上睡觉在想什么，怎么，现在倒吃醋了？吃醋也没见你坚挺起来。

我忽地坐起来，挥起巴掌朝燕子的脸抽了几下。燕子鼻腔里流出红红的两股血，左边的脸立刻发青发紫。她呜呜地哭起来，并拿起我的外套揩她的鼻血。我再一次叭叭地给了她两巴掌，大声吼道：快去吧！订你的婚去吧！

燕子并没有像电影中常见的那样，双手捂脸，奔逃而去；她坐在床沿，继续呜呜咽咽地哭，声音极委婉，像拉二胡。我重新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埋起来。我也想哭，但无论如何没有眼泪。我的脑子像一团纷乱纠葛的柴草。我后悔了。后

悔自己这么冲动，把自己告别学校的这一天变成了类似于自己出殡的日子。燕子早已与我毫无关系了，我为什么要打那个电话？为什么要知道她订婚的日子？又为什么怀着巨大的仁慈和悲悯把燕子唤到我的房间，然后上床，然后忍受她嘴里呼出的蒜味，然后让她知道我的软弱无力和让我知道她无处女膜？我确实后悔了。确确实实很后悔。眼不见，心不烦，烦恼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

而今，燕子仿佛是我用钱雇佣的一个为我送葬者。她的哭声令我想起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在那个凄凉的月夜，坐在一汪泉水边演奏二胡的，仿佛并非阿炳而是燕子的父亲。燕子就是那把被她父亲紧紧搂抱在怀里的二胡。

的确，燕子和我来来往往已四年了，但要让我回忆这场所谓的恋爱，存留在记忆中的燕子充其量是一团浓雾，而她的父亲就像雾中的白幡，时不时地从雾里飘摇而出。我犹如一个渔夫往海里撒网的目的是想捞鱼，但捞上来的常常是一网一网的螃蟹。

燕子其实是她父亲领来交给我的。她父亲是学校的书记。他说燕子喜欢写诗，让我给辅导辅导。他还说他不主张燕子当什么诗人；纵观古今中外的诗人，个个都神神经经的，没一个有好果子吃的。他希望燕子从政，将来当个女县长什么的，或者至少弄个县妇联主任；从不了政就当医生，医生既可以保证自己家人的健康，又能在诊治病人中显示某种权力和收受某种好处。但燕子不听忠告，像抽大烟的人上了瘾，有事没事就坐在楼梯上，拿个笔往纸上画，真真气得他七窍生烟，也真真是傻娃子不懂，满头发肿。

程书记边说边从裤带上抽出一个塑料纸包，展开，里边是烟叶子。那烟叶子和他的脸是一个颜色，黑里透黄，又有熏烤的星星斑点。他从那宽大的叶子上撕下一片，放在膝盖上用手拍拍，然后伸出舌头舔舔，合掌一搓，叶子就变成了黑管。他把黑管噙在嘴角，划着火柴，黑管便随着他的呼吸而一明一灭。他的嘴像

一个幽深的矿井，牙齿宛若一块块东倒西歪的煤粒。他一抽烟，黑黑的涎水便从嘴角流下来，濡湿衣领。燕子拿白眼瞪他，无非是想让他注意注意作为一个领导的外观形象。

程书记才不管燕子的白眼黑眼呢。他抽得很贪婪，喉咙里咝咝地响着，口里烟雾腾腾地喷冒着。他边抽还边说话，颇有点语重心长，夸我是个老实人，又有点害羞，见了人脸红，走路贴着墙根，能把人家的墙扛倒。他说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的方面是我不会惹是生非，但更多的还是对我不利。比如现在是个讲究关系的社会，而我在这方面显得尤为木呆，不会说恭维话——三岁的孩童都喜欢动听的恭维话——不会见了领导点头哈腰微笑，不会在机关里东寻西找攀个有身价的亲戚为自己壮胆。说到这儿，他像户籍登记员一样把我的亲人及亲属的状况逐一问了个遍。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说农民。问我舅父是干什么的？我说农民。问我姨夫是干什么的？我说农民。那么，姑父、姐夫、堂叔、堂兄呢？我说还是农民。他长嘘一声，显得很失望，一个劲儿地感叹我太可怜了，并要我再努力地想一想，看是否有一门子亲戚在干着大事却被我遗忘了。

我沉默了十分钟，脑子里像查阅档案似的一页一页翻动着。终于，我看到了两个闪光的名字：一是我的二姐夫，一是我的远亲兄长。于是我嗫嚅着说，我二姐夫在二号信箱当临时工。程书记问在干什么，我说烧锅炉，并负责打扫办公楼上的厕所。程书记脸色由黑变黄，他的脸是南瓜的形状，却是茄子的颜色。他无疑有点生气了，好像他想喝的是麦乳精而我捧给他的是一碗酸醋。于是我赶快改口，说我有个兄长还混得有眉有眼的，出入坐小车，走到哪里就指手画脚到哪里，显得很有些人五人六。程书记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灰黄的脸立刻变得黑红，眼睛里闪动着一种猫窥视到老鼠的光芒。他问我的兄长是谁？我说他姓郭，在县委组织部当着个什么官儿。程书记像一台被发动起来的柴油拖拉机，浑身颤栗，污泥一样的嘴唇哆嗦着。他移移屁股下的凳子，靠近

我坐下，以至于让我闻到他嘘出的烟味和臭味。

他说，你说的莫不是郭部长？

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部长，我只知道他姓郭，名字好像是满什么。

程书记摘掉嘴里的烟蒂，朝地上一摔，狠狠拍了一下膝盖，叫道：没错，就是郭部长，郭部长就叫郭满仓，是黑狐岭人！接着，程书记又详细盘查起我来，问郭部长额头上是不是有个铜钱状的红疤？又问他二小子是不是个小儿麻痹？他的媳妇是不是个胖子，永远给人以怀孕的感觉？他家里是不是养着一匹膘肥体壮带有花纹的狼狗，狼狗的脖子上是不是拴着一条用于避邪的红布条儿？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即使与他碰面也不认识他。我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就是若理论起来，他算得上我的一个兄长。

程书记问，怎么说呢？

我说我祖母和他的祖母是亲姊妹，他祖母是我父亲的姨妈。

他祖母和你祖母一个母亲还是两个母亲？

一个。

一个父亲还是两个父亲？

两个。

同母异父。你祖母的父亲姓啥？

姓赵。

他祖父有几个儿女？

不知道。

你祖父有几个儿女？

不知道。

……

他盘问我犹如在挖树根。总根刨出来，还要掏挖根系，连一丝一缕也不放过。问完，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跃起身来，重重拍了我一巴掌，说，亲着哪！你们亲着哪！然后又责备我靠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